

小小说

梅王

■和庄

市政府欲立梅花为市花，总编安排我去采写我市梅花栽植历史的稿子。

市北有圃名百花园，远近闻名，花类浩繁，以梅居多。我找到了园子的主人赵老汉。

我问：“赵大爷，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栽种梅花的？”

赵老汉说：“俺今年六十六岁，从小就跟着父亲侍弄这百花园。”

“据您所知，全市树龄最长的梅花在哪里？”

“肯定是俺园子大门口的这棵红梅，有四十多个年头了，是俺十多岁时亲手栽的。”

我面露失望，喃喃自语道：“要是有一棵百年梅王就好了，能提高我市知名度，增加历史厚重感，还能带来经济效益。”

我和老赵谈了很多，告别时老赵忽然说：“那棵红梅的年龄我可能没记准。”错个三年五年也顶不了什么事，我也没再追问。

第二天，同事摄影记者老刘忽然兴奋地闯进编辑部，大声宣布道：“百花园大门口发现一株百年梅树王！”

市报上连篇累牍刊发了“百年梅王”、“梅花名城”、“市花评选”之类的文章和图片。

不久，梅花荣膺市花。百花园大门口那棵梅树被铁栅栏圈护起来，旁边树起了“百年梅王”的石碑。

后来，我调到中央一家报社工作。接到参加国际梅花节的邀请，一别三年忽还乡。市委宣传部长带领报社的领导、同事一起为我设宴接风。

部长频频劝我喝酒，一边介绍说：“梅花搭台，经济唱戏。市里要做大做活梅花这篇大文章，将梅做成一个大产业，做成我市经济最亮的增长点。你几年没回故乡，明天陪你去百花园看千年梅王吧。它是全中国最古老的红梅树，是我们全市六

百万人民的骄傲！”

我不禁莞尔一笑：“您说的不会是百花园大门口那棵树龄五十年左右的红梅树吧？”

整桌人都瞪大了眼睛。空气似乎凝固了。

坐在我旁边的挚友在桌子下踢了一下我的脚，悄悄说：“梅是全市的支柱产业，你要为家乡贡献力量，多做点正面宣传，不然对不住生你养你的这方热土！”挚友站起来，朗声道：“喝酒，喝酒，明天一起去看千年梅王！”

次日，在百花园大门口，我看到了那棵红梅树，枝繁花茂，被汉白玉栏杆护着，周边挂满红布条，随风招摇着。旁边矗立一方石碑，上书“千年梅王”四个隶体大字，下有注释：唐玄宗巡狩时所植，距今一千三百余年。

我无话。

诗歌

又见七夕

■徐桂荣

所有的玫瑰都将为你开放

这所有的红，只适宜于一个人
这所有的香艳
以爱命名的丝质的火焰
只适宜于你，我的爱人

请允许我在今夜打开
在此时，微微颀栗中
请允许我将穿戴的月光和露珠
一一褪下

每一片花瓣，都将喃喃着你的名字

缓缓绽放。每一朵花蕊
在欣悦的疼里，都将有
或清亮或迷乱的呼喊

这时候，你一定要来
一定要带着你新月的眉眼
微风的手，火的唇
帝王一样，姗姗莅临

当所有的玫瑰同时为你开放
当每一片花瓣每一朵花蕊
都散发出我的体香，爱人
请俯下身子，细细感知并吸吮

岸

我相信
是因为有河，才有岸
并且，是因为太爱太爱这条河了
不能相聚又舍不得转身的两个人
竟把自己站成了，岸

他们隔着一条河的距离，相望
他们隔着一条河的灯火，沉默
他们有相同的水位
他们有自己秘密的河床

此时，一河春水正淙淙弦
翠柳如烟。天光云影间
一波波深深浅浅的绿
从此岸漫向彼岸

盐

其实，就多加了一点点
他说：“我想你了，真的。”
这味道，就有些咸
深掩的伤口，猛然抽搐一下
平衡被打破并开始倾斜
有东西掉落下来
哗啦啦，一地碎片

散文诗

黄昏小札

■刘忠全

清晨，是美好的；黄昏，也同样美好。我愿在这暮色将至未至的黄昏时分遐想、深思，在心里孕育自己的小诗……

花笛

窗下，盛开着一丛紫茉莉。绿叶中，那些黄色白色的小花挺伸着，像是一支支小巧精致的金喇叭、银喇叭。

一个孩子走来。他轻轻摘下了刚开的一朵，把它做成一支小小的花笛。“啾啾——啾啾——”

这飘散着芳香的笛音响着，犹如一股清冽的泉水，一直浸透到我的心底。

于是，我觉得整个黄昏，都充满了花笛的清新气息。

叶的絮语

晚风中，白杨树叶在悄声絮语。能告诉我你在诉说些什么吗，我的绿色的朋友？

啊，我听懂你们了！

你们在诉说着对阳光的思念。在那明朗的白昼，它曾经亲切地爱抚过每一个绿色的生命。

你们在诉说着对天空的渴慕。那微露星光的蓝宝石般的苍穹，高远而美丽。正是为了要追上星儿们的脚步，你们才不断地生长、向上，永远不满足于现在的高度。

我想对每一片绿叶说：我们的心儿是相通的，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散文

圆舞

■赵红丽



圆舞是一种有趣的欧洲宫廷集体交谊舞。跳舞的男女分成两圈儿，和对面的一位舞伴共舞。你能把对方优美曼妙的舞姿记住，却无法挽留，然后微笑着和下一位舞伴共舞。之所以叫圆舞，是因为在曲子结束的时候，一开始和你牵手起舞的舞伴会再次转回到你的面前。

小时候经常在外电影里看到这样的舞蹈场面，感觉舞场很豪华，很气派。男的是风度翩翩的绅士，女的裙裾飘扬，高贵优雅，就像童话世界里的王子和公主。后来上了高中，渐渐地《傲慢与偏见》、《茶花女》、《乱世佳人》等世界名著里知道了那种舞蹈叫圆舞。青涩的自己只是感觉它是一种很有趣、浪漫优雅的欧洲宫廷舞蹈，并没有参透更深刻的内

涵。有天晚上我静静地看电影《傲慢与偏见》，在欢快的华尔兹乐曲里，突然间对圆舞有了一种更深刻的认识与领悟。

圆舞，顾名思义，从刚开始和第一个舞伴起舞，不停地交换舞伴，一直到舞曲结束，当初的舞伴带着灿烂的笑容，再次回到你的身边。从起点到终点，刚好是一个圆圈，圆满而又浪漫。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就和圆舞很相似。比如我们背起行囊去远方旅行，家就是我们第一个舞伴。我们在旅途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迷人的风景，或雄伟，或柔美。我们也许会为这些美丽的风景沉醉，会艳羡这些迷人的风景，可是，当我们累了、倦了的时候，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家。从我们踏出家门远行，到

再次回到温馨的港湾，不恰似一场圆舞吗？

男人成家后，还是会遇到很多诱惑。如果妻子是第一个舞伴，他在外面遇到的让他动心的美女们，就是不停变换的舞伴。他也许会经不住种种诱惑，在外面流连忘返沉醉。可是，他最终还是回到家，回到他妻子的身边。人们往往在经历过种种诱惑和挫折之后，才会明白，外面的那些女人虽然美丽、妖艳、刺激，却不属于自己，她们只是你生命里的过客，就像圆舞中不停变换的舞伴一样。到最后，蓦然回首，你会发现还是自己的妻子最好。也许她不够漂亮，不够温柔，却真心爱着你。那些男人就好像迷途的羔羊，从起点到终点，转了很大一个圆圈后，又回到了自己温馨的港湾。这多像一场圆舞呀！

还有那些离过婚，冲出围城的男女，他们解散了家庭后，开始寻找新的伴侣，经过很多次的磨合，会逐渐明白，还是原配最好，最能包容自己的种种缺点。有很多人离婚后，过了几年又复婚，不也是一场圆舞吗？

人，只有在成长中才会不断去思考，在挫折和失败中，才会有更深刻的感悟。花开到花落，到再次盛开，是花儿的一场圆舞。树叶从发芽到泛新绿，从墨绿到金黄，从金黄到凋零，明年再次发芽，也是一场圆舞。

而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又会有多少场圆舞？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学梅题词

策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梁祖文

29.村里。
敌人回到村里，到处翻腾搜查。
30.房东大娘家里。
敌人指着床上的小明明，问：她是谁？
房东大娘：还能是谁，我的小孙女！
明明：奶奶，奶奶！
匪兵：家里还有谁？
房东大娘：还能有谁！就我们祖孙俩！

匪兵：孩子他爹呢，当八路去啦？
房东大娘：要能当八路就好了！
匪兵：怎么？
房东大娘：让鬼子打死了。儿媳也饿死啦。这个世道啊……
匪兵一眼看见锅里煮的鸡蛋，伸手就去捞，被烫得直吹手指头，但还是全部捞走了。
明明：奶奶，他拿我的鸡蛋！
房东大娘：奶奶再给明明煮！
王志贞、张福林回到房东大娘家

里。王志贞抱着小明明，房东大娘把鸡蛋一个劲儿地往王志贞挎包里塞，一边夸明明：想不到，这么大大一点点儿，在那种场景下，竟然那么镇静，一点儿也不害怕！

明明：奶奶，明明听过大炮咚咚响，才不怕呢！

房东大娘：真是鬼灵精！明明要见爸爸了，就该忘掉奶奶喽！

明明：明明走了，也不会忘记奶奶的！

31.淮阳署署。
魏凤楼问施德生：德生同志，借拖拉机往淮海前线运送物资的事儿怎样啊？

施德生：不行，看来还得您亲自出马啊！我无论怎样说，这个韩丁就是不答应，说拖拉机是用来开垦荒地的，不是用来打仗的。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谁都不借。唉，这么多的支前物资，如果光靠人拉马驮，不中啊！
魏凤楼：我的这个老韩啊！

32.黄泛区复兴局机耕队驻地。
魏凤楼走进金大寺黄泛区复兴局机耕队驻地。

魏凤楼：老韩啊，老朋友看你来

啦！

韩丁迎魏凤楼走进住室。
魏凤楼一走进屋内，就从身上拿出两瓶鹿邑大曲，一包试量狗肉放在桌子上，坐在凳子上就动手撕狗肉。

魏凤楼：老韩，看我给你带来什么来了！俺这一片儿最好的酒——鹿邑大曲，最好的狗肉——试量狗肉！

韩丁一边倒水一边说：老魏，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

魏凤楼：你怎么知道？

韩丁：用你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撇撇尾巴，就知道屎的什么屎”啊！

魏凤楼：不借？

韩丁：不借！

魏凤楼：好朋友也不借？

韩丁：好朋友也不借！

魏凤楼：最好的朋友也不借？

韩丁：最好的朋友也不借！

魏凤楼一听，站起来就要走。

韩丁赶紧拦住魏凤楼：老魏，东西不借，酒得喝！

魏凤楼：不是好朋友，我是不和他喝酒的。

韩丁：我老韩视你老魏是最好的朋友啊！

魏凤楼：最好的朋友还不借给东西？

韩丁语塞。他沉思了一下，说道：老魏，我这里有十部胶轮拖拉机，一两酒一部，你能喝几两就借给几部！

魏凤楼：老韩，你说话算话？

韩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魏凤楼抓起桌子上的酒瓶，咔嚓一声咬掉瓶塞，一仰脖子，咕咚咕咚，一瓶酒全部灌了进去。

韩丁也仿照魏凤楼，将另一瓶酒报销了。

韩丁：老魏，我跟你一道去！

魏凤楼：你干什么去？

韩丁：好玩啊！

33.豫东纵队驻地魏凤楼住处。

1948年的冬季来临，西北风在天空扬起一阵阵黄沙。

魏凤楼回到住处，王志贞和明明正在等他。

王志贞：老魏，回来啦！

魏凤楼刚一进门，猛然一拍头：忘了个事儿！不行，我还得走！

王志贞：明明，看你爹忙得像破班子响器！

(147)待续